

第八册

夏承燾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責任編輯

吳戰壘

裝幀設計

凌瑛如

責任校對

劉煊

余宏

鄭小軍

陳慶惠

劉煊

余宏

夏承燾集（全八冊）

著者 夏承燾

出版者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通訊地址 杭州體育場路三四七號

電話號碼（〇五七一）五一七六九八六

郵政編碼 三一〇〇〇六

排版 上海中華印刷廠

印刷 浙江省新華書店

經銷 三百五十萬字

字數 一五四·一二五

印張 八五〇×一一六八

開本 三千四百套

印數 二百八十圓

定價

目錄

填詞四說.....	一
書張炎《詞源》後.....	四九
重考唐蘭《白石歌曲旁譜考》.....	五二
《樂府補題》考.....	六〇
唐宋詞敍說.....	七〇
唐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及其風格.....	八七
讀辛棄疾的詞.....	九九
《楚辭》與宋詞.....	一一〇
——爲辛棄疾逝世七百五十周年紀念作	
唐宋詞聲調淺說.....	一一九
西湖與宋詞.....	一二四
談范開的《稼軒長短句序》.....	一五三
詞調約例.....	一五五

——說「犯調」

讀詞隨筆·····	一六七
-----------	-----

讀《長恨歌》·····	一七四
-------------	-----

——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

讀《琵琶行》·····	一八五
-------------	-----

說蘇軾的西湖詩·····	一九二
--------------	-----

最早的西湖詩作者是誰·····	二〇一
-----------------	-----

關於《新編唐詩三百首》·····	二〇五
------------------	-----

如何評價《宋詩選注》·····	二一〇
-----------------	-----

東風世界話梅花·····	二一七
--------------	-----

林逋的詩與大中祥符的「天書」·····	二二六
---------------------	-----

「宋詩」和「賦詩」·····	二三八
----------------	-----

南宋二家詞考證序·····	二四九
---------------	-----

《紅鶴山房詞》序·····	二四〇
---------------	-----

《元名家詞輯》序·····	二四二
---------------	-----

《東坡樂府箋》序	二四三
《唐宋詞錄最》前記	二四五
《稼軒詞箋》序	二四六
謝玉岑遺稿題辭	二四七
章夫人湯國梨詞集題辭	二四九
《文芸閣先生年譜》序	二五〇
《詞心》序	二五一
《清聞齋詩集》序	二五二
《半櫻詞續集》序	二五三
《離騷正義》序	二五四
《黃賓虹先生年譜》序	二五五
與龍榆生論陳譚白石《暗香譜》書	二五六
與龍榆生論白石詞譜非琴曲書	二五八
再與榆生論白石詞譜書	二五九
與張孟劬論《樂府補題》書	二六一

關於蘇軾《念奴嬌》詞「羽扇綸巾」之疑問……………二六四

——致唐圭璋先生信

唐鑑萬學考……………二六七

教書樂……………二九七

——三十年教學的體驗

陶潛與孫恩……………二九二

關於陸機《文賦》的三個問題……………三〇一

編後記……………三〇六

填詞四說

小引

詞之初起，未成定型，字句長短，本無常制。
有同一人作同一調，而平仄不拘者：

溫庭筠

《河瀆神》三首字旁加平仄字者，皆與他首平仄不同。

一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
蘭橈空傷別離。
如血。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何處杜鵑啼不歇，
豔紅開盡

二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瀟瀟。謝娘惆悵倚蘭橈，
淚流玉筍千條。
滿山谷。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莫天愁聽《思歸樂》，
早梅香

三

銅鼓賽神來，滿庭幡蓋斐回。水村江浦過風雷，楚山如畫煙開。

離別艣聲空蕭索，玉容惆悵

妝薄。青麥燕飛落落，捲簾愁對珠閣。

詞調之上段結句及下段起句，音律最嚴，而三首於此各異。殆由庭筠深解音律，故能隨聲變易，不致

有礙。

有同一人作同一調，而字句多少不同者：

張泌《河傳》二首加△者，字句與他首不同。

一

渺莽雲水，惆悵暮帆，去程迢遞。夕陽芳草，千里萬里，雁聲無限起。

夢魂悄斷烟波裏，心如

醉，相見何處是。錦屏香冷無睡，被頭多少淚。

二

紅杏交枝相映，密密濛濛。一庭濃豔倚東風，香融透簾櫳。

斜陽似共春光語，蝶爭舞，更引流

鶯妒。魂消千片玉樽前，神仙瑤池醉暮天。

有同一調而平仄韻脚不同者：韋莊《天仙子》，孫光憲《望梅花》，晏殊《兩同心》，秦觀《憶秦娥》，雨中花慢》，康與之《漢宮春》。以上數調，多叶入韻，而此五家叶平韻。顧覓、孫光憲《漁歌子》，黃庭堅《江城子》，秦觀《雨中花慢》，促拍滿路花》，賀鑄《柳梢青》。以上數調，多叶平韻，而此五家叶入韻。

後世詞樂既亡，詞非復伶人歌女口中之音樂，但爲文人學士紙上之文字，但有文字本身之四聲平仄，而無管絃之律呂。文人既不諳樂，憚於改易，于是僅取前人成作，依其字數平仄，字字填嵌，故爲詞不名「作」，而名「填」。異于此體初興時之情狀矣。

第一 說「調」

詞調來源，約有下列六種：

(一) 出自民間歌謠及祀神曲、軍歌等等者，如《竹枝》《漁歌子》《採蓮子》(民歌)，《河瀆神》《二郎神》(祀神曲)，《破陣子》《征部樂》(軍歌)等。

(二) 來自外域邊地者，如《甘州曲》《八聲甘州》《梁州令》《氏州第一》《胡渭州》《霓裳羽衣曲》等。

(三) 宮廷創製者，如《黃河清》《徵招》《角招》等。

(四) 文人爲妓女製作，或妓院中人自製者，如柳永集中《兩同心》《惜春郎》《婦人嬌》等。

(五) 詞人自度曲，如姜白石《惜紅衣》《淡黃柳》《揚州慢》《暗香》《疏影》等。

(六) 截取隋唐法曲、大曲而成者，如《霓裳中序第一》《鈿帶長中腔》《六州歌頭》《水調歌頭》《法曲

獻仙音等。

後來作者，于此等調名，可不問其本意，如《河瀆神》本是祀神曲，而可取以填作情詞；《女冠子》唐人本詠當時妓女式之女冠，而取以摹寫景物，猶之古樂府《飲馬長城窟》一曲，其初想必是戰歌，而今日流傳名作《青青河畔草》一首，卻是情詞，與調名全不相應。詞調情形，亦復如此。

作詞之重「選調」，非選調名，乃選調的聲情。調名可不與詞意相應，而一調之聲情卻不可與詞意相違。詞調聲情，有高亢沉鬱之別，有歡愉愁苦之殊，下筆之前，須先細心揣摩，以蘄聲情相合。試舉《千秋歲》一調為例：依調名，此詞似宜於獻壽，但秦少游一首云：

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傾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聲情鬱伊，蓋其南遷以後之作。故黃庭堅、李之儀諸人和章，皆即以爲追悼少游之詞。前人謂：「此調之聲情悲抑，在於叶韻甚密，而所叶之韻，又爲『厲而舉』之上聲與『清而遠』之去聲。其聲韻既促，又於不叶韻之句，亦不用一平聲字於句尾以調劑之，既失雍和之聲，乃宜爲悲抑之作。」至南宋周紫芝、辛稼軒、黃公度諸人，屢填此爲壽詞，雖合調名，失其聲情矣。

辨別詞調聲情，約有如後三術：

(一) 據唐宋人記載。故書記載詞調聲情者，其言若出于唐宋人，最爲可據。如《演繁露》記《六州

歌頭云：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弔古詞，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

又如毛升《樵隱筆錄》云：

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換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節歌者。

此類記載，唐宋人書中，頗不多見；因爲詞樂盛時，詞調聲情人人能知，不煩記錄；逮詞樂失傳，後人無從臆揣矣。

(二)據唐宋人詞。這可依歷代詩餘諸書，于一調百十詞中，總括分析其詞情，若有十之七八相同，即可斷定此調是某類聲情。如《賀新郎》《滿江紅》可斷爲豪放一類，《千秋歲》可斷爲悲抑一類。

(三)據調中聲韻字句。若前人詞情不易分析，或一調而前人作品具多種詞情，無從折衷；那只好在本調聲韻上自行揣度。大抵用韻均勻者聲情寬舒；用韻過疏過密者聲情非弛慢即促數。多用三五七字句相間者聲情較和諧；多用四字句六字句排偶者聲情較重墜；字句平仄相間均勻者聲情安詳；多作拗句者聲情雄勁。詳加揣量，乃無聲情扞格之弊，否則「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貽笑方家矣。

用調固須依其字句，每調幾句，每句幾字，不得隨意增減，但有時亦不妨稍稍通融，加襯一二字，以足文義者。試以宋詞言之，詞至南宋及元初，樂譜既亡，調既固定，不能自由作長短句矣，但當時亦仍有人用加字減字法；惟所加所減以一二字爲限，慮過多即破壞詞體也。舉例如下：加○者皆是襯字。

(一)史浩《鄮峯真隱詞·浪淘沙令》上片：「拈起香來玉也如手，拈起瓊來金也如酒。」下片：「松椿如此碧森森底茂，烏兔從他汨漉漉底走。」

(二)王質《雪山詞·滿江紅》：「試側耳山常如黛，水常如玉。」

(三)黎廷瑞《芳洲詩餘·大江東去》結句：「寄詩先與逋仙說。」

(四)王奕《玉斗山人詞·賀新郎》上下片第五句：「際五老落星煙渚」，「弔錦袍公子魂何處」。又一首：「憶少游回首斜陽樹」，「候清光夜半開玄圃」。又《沁園春》結：「又安得，借蒙莊大瓢，酌泗水之源。」

(五)吳鎮《梅花道人詞·沁園春》下片第九句：「都只到邨山土一丘。」

(六)黃公度《知稼翁詞·卜算子》：「又何況春將暮。」

(七)張炎《山中白雲詞·瑣窗寒》：「料應也孤吟山鬼。」

(八)王寂《蘭軒詞·鵲橋仙》：「待調元受了廟堂宣。」

(九)王沂孫《花外集·露華》：「勝小紅臨水湔裙。」

(十)周熙《此山先生樂府·賀新郎》：「卻說甚官爲柱史。」

此皆南宋、元初人作，與元曲襯字同情狀。萬氏《詞律》，于吳夢窗《唐多令》「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句多一字，堅謂詞中不致有襯字，由未廣參宋元詞也。

詞中又有「減字」之體，《減字木蘭花》卽其一例。亦有不名「減字」，而于固定詞調中減去一二字者，如：

(一)楊纘《八六子》下段「幾許愁隨笑解」句，比秦少游體少兩字。

(二)吳夢窗詞《淒涼犯》，比白石原詞少一字。

(三)葛長庚《沁園春》結「稽首終南鍾大夫」，「稽」上少一字。

(四)張鑑《八聲甘州》「喚汝東山歸去」，「喚」上少一字。

(五)吳詠《鶴林詞》·八聲甘州「明公一襟忠憤」，「明」上少一字。

(六)劉後村《漢宮春》下片「譬如河伯，觀海盲洋」，「譬」上少一字。

(七)夏元鼎《蓬萊鼓吹》·沁園春上結「一琴一鶴」，「一」上少一字。

(八)陳德武《白雪遺音》·沁園春結「怎撇下相思兩字，萬里虛名」，「相」上少一字。

(九)王奕《玉斗山人詞》·賀新郎「又誰省此時情緒」句，少一字。《木蘭花慢》「尙年年生長兒孫」

句，「有清談還有斯文」句，皆少一字。

(十)李孝光《五峯詞》·滿江紅起句「烟雨孤帆，又過錢塘江口」，結句「而今歸去又重來，沙頭柳」，皆少一字。

此種襯字減字，大抵多是虛字。又減字比襯字更易破壞詞體，故宋元詞例，減少于襯。吾人效法，亦復不可孟浪。

字數以外，還有句法。如五字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之分，七字句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之分。明人作詞譜，于此不甚措意，至萬樹詞律始嚴加辨別。

(一)七言必「上四下三」者，如《鷓鴣天》「小窗愁黛，淡秋山」，《玉樓春》「棹沉雲去，情千里」。

(二)七言必「上三下四」者，如《唐多令》「燕辭歸，客尚淹留」，《爪茉莉》「金風動，冷清清地」。

(三)五言必「上二下三」者，如《一絡索》「暑氣，昏池館」，《錦堂春》「腸斷，欲棲鴉」。

(四)五言必「上一下四」者，如《桂華明》「遇、廣寒宮女」，《燕歸梁》「記、千金一笑」。

(五)四言二字中連者，如《水龍吟》「在青山外」，《百宜嬌》「訪吹簫侶」。

上舉五例，(四)(五)尤須留意，如(五)例所舉《水龍吟》，此四言句爲其結句，凡一詞音律，最重結句，不可差失。此句柳永作「有和羹美」，蘇軾作「約相將去」，「作霜天曉」，「也參差是」，晁補之作「遣離魂斷」，李之儀作「倩何人卸」，周邦彥作「與何人比」，無不二字中連。若孔平仲「又成春夢」，周紫芝「又隨風去」，皆違律例規矣。

第二 說「聲」

作詞于平仄之外，有時須辨四聲，兼及陰陽。但非每詞如此，亦非詞中字字如此，其法差同元曲之

「務頭」，予別有《詞聲釋例》一文詳此，茲不復贅。大抵詞中上去兩聲，分別最嚴；入聲上聲有時可作平聲用；只去聲自成一種，不可通融。宋人作《樂府指迷》謂「去聲字緊要」，萬紅友至云：「論聲雖以一平對三仄，論歌則當去對平上入。」茲舉數例如下：

(一) 去聲字不可改作上入者。陸游《戀繡衾》云：

不惜貂裘換釣蓬，嗟時人誰識放翁。歸棹借風輕穩，數聲聞林外暮鐘。幽棲莫笑蝸廬小，

有雲山烟水萬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畫中。

加「。」處皆是去聲，其地位皆在韻脚之上，斷非偶合。又《太常引》兩結，辛棄疾作「被白髮欺人奈何」、
「人道是清光更多」，又一首作「卻彈作清商恨多」、且痛飲公無渡河」；楊果作「直推上淮陰將壇」、
「道蜀道如今更難」；許有壬作「笑畫裏淩波未真」、也做得江湖散人」；與此同體。

姜白石改入聲韻《滿江紅》爲平韻，其原序云：「《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叶律，如周清真此調末句云『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云云。以一平聲「心」字必須唱去聲，不惜盡改全首韻脚，此足見去聲字在詞律之重要矣。

(二) 必「去上」連用者：如《三姝媚》結尾兩字，史達祖作「歸來暗寫」，吳文英作「斜陽淚滿」，王沂孫作「蘋花弄晚」，又一首作「花陰夢好」，張炎作「園林未暑」，又一首作「巴山夜雨」，薛夢桂作「相思寸縷」，皆「平平去上」。《花犯》上下段結句皆須作「平平平去上」。周邦彥上結作「香篝薰素被」，下結作「黃昏斜照水」；王沂孫作「孤舟寒浪裏」，「餘香空翠被」，譚宣子作「雲酣春帳暖」，「年年尋醉伴」。其

在中間者，如《摸魚兒》「無人自舞」、「功名浪語」，《鳳來朝》的「酒香未斷」，《永遇樂》的「尙能飯否」。皆如此。又如周邦彥《花犯》一首，共十二處去上連用，如「照眼」、「淨洗」、「勝賞」、「燕喜」、「更可」、「素被」、「望久」、「薦酒」、「正在」、「浪裏」、「夢想」、「照水」皆是。夢窗、碧山作此調，亦無不如是。此最爲顯例，餘不殫舉。亦有必作「上去」連用者，萬氏《詞律》曾舉吳文英之尾犯「晚樹細蟬」、「偷賦錦雁留別」諸句爲例，但在詞中「上去」連用比「去上」連用爲少，萬樹舉吳文英詞，按之周邦彥作，亦不盡然也。

(二)必上去隔用者。周邦彥的《蕙蘭芳引》，第一句「寒瑩晚空點青鏡」末三字必作「上平去」，證之方千里和作「庭院雨晴倚斜照」，陳允平和作「虹雨初收楚天霽」，皆合。《夜游宮》一調，前段第三句，周邦彥作「橋上酸風射眸子」，下段第三句「不戀單衾再三起」，末三字皆是「去平上」。陸游一首亦作「欲寫新詞淚濺紙」，可見上去隔用，亦是一種句法，此等皆詞中「發調處」，不可隨便填作「仄平仄」。去聲所以須特別注意者，以其聲最爲「激厲勁遠」。萬紅友曰：「當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也。」

次論入聲：

元曲以入聲派入三聲，即入聲可讀作平聲，亦可讀作上聲或去聲。唐宋詞，入作去者，尙往往見之，如《詞律》謂《酒泉子》「隱映豔紅修碧」之「碧」字，與「鬢雲膩」句之「膩」字叶，「碧」字北音作去聲「閉」字讀。晏小山《梁州令》首句「莫唱陽關曲」，「曲」字與「樓」字叶，《惜香樂府·柳梢青》的「囑」字與「付」字叶，《卜算子》的「腹」、「曲」與「許」、「否」叶，皆是其例。若入作上讀，宋時以爲禁忌。《樂府指迷》

有「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一語。故在詞中較爲少見。《樂府指迷》云：「平聲卻用得入聲字替。」《四庫全書·中原音韻提要》引《檀弓注》：「文子名『木』，緩讀爲『彌牟』爲例。可見入作平讀，由來已久。在唐五代詞中，溫飛卿《菩薩蠻》云：「翠釵金作股，釵上雙蝶舞。」「蝶」字應作平聲。又和凝的《山花子》云：「鶯錦蟬穀馥麝臍」，「穀」字也應作平。宋人詞中，此例尤不勝枚舉，今但取姜白石《暗香》一首入聲各句，分注趙以夫、吳文英、陳允平、張炎諸作于下，聊以見一斑：

舊時月色

吳作「縣花誰暮」

陳作「霽天秋色」

張作「無邊香色」

同上「倚蘭聲歇」

喚起玉人

趙作「獨抱寒香」

陳作「漲綠浮空」

張作「翦翦紅衣」

同上「洗耳無人」

同上「水葉

吹寒」

正寂寂

吳作「送帆葉」

陳作「信音寂」

張作「翠屏側」

同上「更離別」

同上「更情惡」

夜雪初積

吳作「臥虹平帖」

陳作「驚汀沙積」

張作「背酣叙日」

同上「賦歸心切」

同上「是君

還錯」

入聲固可讀去讀平，但宋詞用入聲處，亦有必須用入，不可輕改他聲者。如周美成《紅林擒近》詞，